

双向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对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陈蔚佳, 史莹莹, 戴诗梦, 张译匀, 邓昭耀, 董超群

(温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和总体幸福感的关系, 分析家庭关怀度在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方法** 2022 年 2—7 月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取浙江省 6 个城市的 383 名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运用一般人口学问卷、简版双向社会支持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和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对其进行调查,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家庭关怀度在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双向社会支持中的接受社会支持和提供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均呈正相关(均 $P < 0.05$); 接受社会支持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给予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的链式中介对总体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45.6% 和 29.1%。**结论** 接受社会支持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对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提示政府和有关部门可构建促进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措施, 以提升其幸福感。

【关键词】 社区老年人; 双向社会支持; 总体幸福感; 家庭关怀度; 中介效应

doi:10.3969/j.issn.2097-1826.2024.02.013

【中图分类号】 R4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826(2024)02-0056-04

Impacts of Two-way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Care on The General Well-being of Senior Citizens in Community

CHEN Weijia, SHI Yingying, DAI Shimeng, ZHANG Yiyun, DENG Zhaoyao, DONG Chaoqun (School of Nursing,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DONG Chaoqun, Tel: 0577-86699138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way social support, family care, and general well-being of senior citizens in community,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care in two-way social support and general well-being of senior citizens in community. **Methods** By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383 senior citizens in community in 6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from February to July 2022.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the Brief Two-way Social Support Scale, the General Well-being Scale, and the Family Care Index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for the study. Model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care on the effect of two-way social support on general well-being in senior citizen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 Both 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and providing social support in two-way social support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family care and general well-being (all $P < 0.05$). 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has indirect effects on overall well-being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caring degree, accounting for 45.6% and 29.1% of the total effect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can indirectly affect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the senior citizens through the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care, which means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can construc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two-way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care of the senior citizens to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Key words】 senior citizen in community; two-way social support; general well-being; family care; mediating effect

[Mil Nurs, 2024, 41(02): 56-59]

【收稿日期】 2023-05-15 **【修回日期】** 2023-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210343009);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2022R413A010)

【作者简介】 陈蔚佳, 本科在读, 电话: 0577-86699138

【通信作者】 董超群, 电话: 0577-86699138

总体幸福感作为衡量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已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关键^[1]。社会支持是幸福感较为稳定和可靠的预测指标^[1]。Thomas^[2]从获得者和提供者两个角度提出双向社会支持的概念, 指出只有互惠的支持性网络关系才

能更好地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获得感。既往研究^[3-4]大多关注接受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鲜有学者探索给予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尽管有研究^[5]指出,接受他人帮助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反馈对方以提升其价值感,但接受社会支持是否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社区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还有待更多实证探索。研究^[6]显示,家庭关怀可显著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并在社会参与和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鉴于给予社会支持是社会参与的正性体现,本研究旨在探讨双向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对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以期科学提高社区老年人幸福感水平提供新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2年2—7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浙江省6个城市(杭州、温州、绍兴、金华、衢州和嘉兴)的383名社区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年龄 ≥ 60 岁;社区内居住时间 ≥ 1 年;认知能力正常,能自主回答问题;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严重听力、言语、理解障碍者;严重躯体、功能障碍(如卧床等)或心理障碍;严重疾病或终末期老人。采用样本量粗略估计法^[7],样本量大约为研究变量的5~10倍,本研究共45个变量,乘以5倍后样本量为225,再考虑到20%的无效问卷,因此最小样本量为270。结构方程模型的样本量要求为“200~500”^[8]。最终纳入样本量为383例。本研究已通过温州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2021-025)。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人口学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患慢性病种类等。

1.2.1.2 简版双向社会支持量表(brief 2-way social support scale, Brief 2-Way SSS) 由Obst等^[9]编制,用于评估被试者的双向社会支持。包括接受社会支持及给予社会支持2个子量表,其中接受社会支持包括接受情感支持和接受工具性支持两个维度,给予社会支持包括给予情感支持和给予工具性支持2个维度。共12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0分(完全不符合)~5分(总是符合),总分范围0~60分,分数越高提示双向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7。

1.2.1.3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 由段建华^[10]修订,用于评估被试者的幸福感受水平。包含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抑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

弛与紧张六个维度。共18个条目,条目1~14采用1~5分或1~6分计分法,条目15~18采用0~10分计分法,其中条目1、3、6~7、9、11、13、15~16为反向计分,按选项得分值累计,总分范围14~120分,分数越高提示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7。

1.2.1.4 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 APGAR) 该量表由Smilkstein等^[11]编制,吕繁等^[12]汉化,用于评估个体对家庭功能的满意度。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5个项目,采用Likert 3级评分法,0分(几乎很少)~2分(经常这样),总分0~10分。分数越高提示家庭关怀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5。

1.2.2 调查方法 使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独立完成问卷。问卷现场发放并当场回收,如有漏填或错填立即请研究对象补充或更正。问卷完成时间约20~30 min。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有效回收率为91.19%。

1.2.3 统计学处理 使用EpiData 3.1双人录入,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 $\bar{x} \pm s$ 描述,计数资料使用频数、百分比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采用AMOS 24.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检验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的有效性,重复迭代5000次,以95%为置信区间。以 $P < 0.05$ 或 $P < 0.0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特征社区老年人GWB得分 本研究共纳入社区老年人383例,平均年龄 (71.48 ± 6.77) 岁。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 and 患慢性病种类的社区老年人GWB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见表1。

2.2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得分 (89.05 ± 10.34) 分、家庭关怀度得分 (8.71 ± 1.70) 分、双向社会支持的得分 (44.22 ± 7.26) 分。其中,接受社会支持得分 (23.05 ± 3.78) 分,给予社会支持得分 (21.17 ± 4.15) 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总体幸福感与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均呈正相关($r = 0.197, 0.275, 0.425$, 均 $P < 0.05$);家庭关怀度与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r = 0.271, 0.318$, 均 $P < 0.05$)呈正相关。

表 1 社区老年人一般人口学资料及单因素分析(N=383)

项 目	例数 [n(%)]	GWB 得分 ($\bar{x} \pm s$)	t/F	P
性别			1.300	0.194
男	174(45.4)	89.80±9.88		
女	209(54.6)	88.43±10.70		
年龄(岁)			4.609	0.011
60~74	264(68.9)	89.86±10.46		
75~89	116(30.3)	87.56±9.68 ^a		
≥90	3(0.8)	75.67±13.50 ^{ab}		
居住地			1.966	0.050
农村	232(60.6)	89.91±9.88		
城市	151(39.4)	87.74±10.92		
婚姻状况			2.011	0.045
已婚	320(83.6)	89.52±10.13		
未婚/丧偶/离异	63(16.4)	86.67±11.13		
文化程度			2.559	0.055
小学及以下	269(70.2)	88.81±10.07		
初中	65(17.0)	88.25±11.34		
高中	32(8.4)	93.72±7.51		
专科及以上	17(4.4)	87.24±13.47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4.009	0.008
≤2000	158(41.2)	89.06±10.07		
2001~4000	132(34.5)	90.18±9.49		
4001~6000	50(13.1)	90.24±11.59		
>6000	43(11.2)	84.19±11.23 ^{abc}		
政治面貌			-0.774	0.439
群众	348(90.9)	88.92±10.44		
中共党员	35(9.1)	90.34±9.39		
是否有宗教信仰			-0.966	0.334
是	141(36.8)	88.38±9.60		
否	242(63.2)	89.44±10.76		
子女数量(个)			1.713	0.182
1	94(24.5)	90.54±9.98		
2	150(39.2)	89.10±10.24		
≥3	139(36.3)	87.99±10.65		
患慢性病种类(种)			10.099	<0.001
0	144(37.6)	90.91±10.03		
1~2	194(50.7)	88.69±10.04 ^a		
≥3	20(5.2)	91.45±8.07		
不清楚	25(6.5)	79.28±10.76 ^{abc}		

a: $P<0.05$,与第 1 层比较;b: $P<0.05$,与第 2 层比较;c: $P<0.05$,与第 3 层比较

2.3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及总体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控制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学变量,以双向社会支持中的接受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双向社会支持的给予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作为中介变量,总体幸福感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各指标基本达到拟合标准,见表 2。接受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 0.013,直接效应不显著。接受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产生影响的总间接效应为 0.193,占总效应的 93.7%。其中,接受社会支持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影响总体幸福感,其间接影响路径系数标准化估值为 0.094,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 45.6%;家庭关怀度在接受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0.039,但 95%CI 为-0.009~0.095,即该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接受社会支持通过给予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总体幸福感之间,其间接影响路径系数标准化估值为 0.06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9.1%。见图 1、表 3。

表 2 模型拟合度指标

指标	χ^2/df	RMSEA	IFI	TLI	CFI
参考标准	<3	<0.08	>0.9	>0.9	>0.9
模型结果	2.746	0.068	0.932	0.884	0.930

χ^2/df :卡方自由度比;RMSEA: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IFI:增值适配度;TLI:非基准化适配度指数;CFI:比较适配度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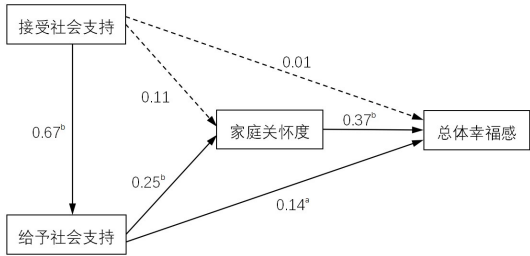


图 1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 3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模型路径分析

路 径	效应值	SE	95%CI	P	相对效应比(%)
总效应	0.206	0.051	0.105~0.306	<0.001	—
直接效应	0.013	0.072	-0.128~0.156	0.883	6.3
总间接效应	0.193	0.048	0.101~0.293	<0.001	93.7
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总体幸福感	0.094	0.046	0.003~0.185	0.041	45.6
接受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	0.039	0.026	-0.009~0.095	0.102	18.9
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	0.060	0.017	0.031~0.102	<0.001	29.1

3 讨论

3.1 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得分

为(44.22±7.26)分,处于较高水平,这与赵彤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且接受社会支持得分[(23.05±3.78)分]与给予社会支持得分[(21.17±4.15)分]接近,说明

社区老年人在接受他人支持的同时,也在为他人提供支持帮助,发挥自我价值^[13],证实了社会支持的互惠性特征。与张微等^[14]的结果相似,本研究中社区老年人家庭关怀度得分 $[(8.71 \pm 1.70)$ 分]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该群体具有良好的家庭功能,这可能与本组研究对象大多为已婚、多子女老年人有关。与此同时,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水平高于全国常模^[15],其原因可能是参与本研究的老年人以60~74岁的年轻老年人为主,拥有较好的日常活动能力及广泛的社交网络。

3.2 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双向社会支持中的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度均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双向社会支持的互惠性对于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即两种社会支持均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13]。且家庭成员对社区老年人的支持与帮助,可促进老年人自身幸福水平的提升。结构方程模型提示,接受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的路径并不成立,说明在自变量(接受社会支持)与中介变量(家庭关怀度)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但接受社会支持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总体幸福感,这与Steffens等^[16]的结果一致。其因为社区老年人在接受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安全感增加,能够更好地促进其在日常生活中为他人提供支持帮助,提升其幸福感^[13]。社会互动理论指出,当个体通过接受社会支持获得社会认同时,更有动力通过给予他人社会支持从社会互动中获利,这不仅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更有利于形成一种良性的双向社会关系^[16]。

3.3 给予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度在接受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接受社会支持通过给予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总体幸福感。这可能是由于老人在接受社会支持过程中会自发形成想要帮助他人的想法,促进其给予社会支持^[13]。本研究中,给予社会支持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其效应值并不高,此可能与老年人给予社会支持的力量比较微弱有关^[17]。虽然老年人渴望为他人提供帮助,但可能对他人的帮助或对事情的结局影响不大,难以从中得到获得感及幸福感。因此社会应当重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适时表达对老年人的肯定。其次,接受和给予社会支持的互惠过程增加了家庭成员间的合作互动与情感交流,而家庭关怀度则可通过促进老年人应对生活事件及疾病的能力以增加其幸福感。此外,鉴于老年人可因社会支持的接受-给予失衡状态导致家庭亲密感和关怀度受损和幸福感

降低,因此有必要提供社区-家庭联动的服务体系以加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的互动过程,营造家庭积极氛围,进而促进其总体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张羽,辛延伟,刘晓芹,等.农村老年人总体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1,41(13):2862-2865.
- [2] THOMAS P A.Is it better to give or to receive? Social support and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J].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2010,65B(3):351-357.
- [3] 赵彤,李佳祺,杨琨,等.双向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老化期望的多维度影响[J].护理研究,2021,35(12):2101-2105.
- [4] 从晓.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社会,2022,38(6):32-43.
- [5] WAHRENDORF M,RIBET C,ZINS M,et al.Perceived reciprocity in social exchange and health functioning in early old age:prospective findings from the GAZEL study [J]. Aging Ment Health,2010,14(4):425-432.
- [6] 陈红艳.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生命意义和家庭关怀的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3):321-326.
- [7] 倪平,陈京立,刘娜.护理研究中量性研究的样本量估计[J].中华护理杂志,2010,45(4):378-380.
- [8] 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2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34.
- [9] OBST P,SHAKESPEARE-FINCH J,KROSCH D J,et al.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brief 2-way social support scale:an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support in promoting older adult well-being [J/OL].[2023-01-15].<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415481/>.DOI:10.1177/2050312119836020.
- [10] 段建华.总体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与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6,4(1):56-57.
- [11] SMILKSTEIN G,ASHWORTH C,MONTANO D.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amily APGAR as a test of family function[J].J Fam Pract,1982,15(2):303-311.
- [12] 吕繁,曾光,刘松暖,等.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测量脑血管病病人家庭功能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1999,15(11):987-988.
- [13] 陈俊颖,张海莲.中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对生命质量的影响:老化期望的中介作用[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22,20(4):94-97,102.
- [14] 张微,赵雅宁,刘瑶,等.信息自我效能社区居民家庭关怀度与电子健康素养间的中介效应研究[J].军事护理,2022,39(9):29-32.
- [15] 邢占军,王宪昭,焦丽萍,等.几种常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的试用报告[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10(5):325-326.
- [16] STEFFENS N K,JETTEN J,HASLAM C,et al.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enhance health post-retirement because they are a basis for giving social support [J/OL].[2023-01-15].<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065989/>. DOI: 10.3389/fpsyg.2016.01519.
- [17] 韩雯.老年志愿服务促进老年人继续社会化研究——基于上海市徐汇区老年教育志愿者的调研[J].职教论坛,2018(10):88-93.

(本文编辑:刘于晶)